

人间物语

片羽

释放爱的光芒

| 张文宝 文 |

在我家旁的玉带河边,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放飞乌鸦。

乌鸦在河上、田野上疾飞如风,年轻的养鸟人吹着哨子,命令乌鸦落到他的手臂上。我看着乌鸦,浑身羽毛黑漆漆的,翅膀和尾巴闪着紫蓝色的光泽。乌鸦一双机警、明亮的眼睛,盯着我,不让我这个陌生人摸它,长长的、坚硬的喙好像随时就要啄我。

我对养鸟人很有好感,问他怎么把乌鸦养得这样好,聊着聊着,听说他是个文身师,我的热情立时就少了,用戴有色眼镜的眼光看待他。我把文身师想成另类人,干吗要把好好的皮肤文得花花绿绿,有什么好看的?此时,文身师还是热情澎湃,谈养鸟,谈他的身世。他告诉我,他没有上过大学,靠自学成了画家,办起了艺术工作室。他无意中谈到了哲学,谈到了叔本华、尼采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。他喜欢说古希腊第欧根尼睡在木桶里说的一句话,“不要挡住我的阳光”。我惊异地看着他,想不到他懂哲学,不得不另眼相看了。

熟悉了以后,我们在微信上来往。我走进了文身师救助鸟的世界。他救助鸟,不是贪图鸟羽毛的华丽、啼啭声的撩人,而是将先哲的“不要挡住我的阳光”当成了信条,把所有爱的阳光洒在鸟身上。二十多年里,救助了百十只的鸟,如秃鼻、画眉、八哥、鹦鹉、黄鹂、鸽子等。他对鸟这灵动跳跃的自然生灵,有一种天生的爱,爱鸟的叫声,爱鸟的翅膀拍打声带来的宁静感,更爱鸟的飞翔,感受到无拘无束的快乐。

他给我发来了大量鸟的图片,每张图片都讲述着他与鸟邂逅的暖心故事。他救助鸟类是来自偶尔的一次救助小喜鹊,从此与鸟类结下了情谊。

一次,他步行去工作室,看到路上有一个小喜鹊,凄凉地唧唧叫,心想,小喜鹊可能是被大风从树上吹掉到地上,捡着它到了工作室。这尤物饿了,张着嘴唧唧叫,文身师不知它能吃什么,在网上搜索,了解到好多养小喜鹊的法子。他给它保暖,把水果、黄瓜、玉米、小鸡饲料剁碎了喂它。让他惊奇的是,从他拿小喜鹊到工作室起,好几个早上,他看到工作室周围的树上有好多大喜鹊直叫,他判断是大喜鹊想带小喜鹊回家。小喜鹊养了20天左右,他放飞了。

他拍摄的养鸟图片,每一张都散发着爱的温暖,他捧着鸟的手,如同温暖的怀抱,成了美丽的风景。他捡鸟回家,买来碎颗粒鸡饲料,用温水拌一拌软化后,每次少调一点,够几个小时吃的,不然天热容易馊,大米、小米,饼干,不能太咸、太甜。鸟喜欢瘦肉、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虫子,吃蛹的话,活的整条就吞下肚子。他服侍鸟,帮它洗澡,清扫鸟笼,梳理鸟的羽毛,捧在手中晒太阳。有时,鸟吃多了,厌食,他捏捏它的嗉囊,就消化肯吃了。一个月后,鸟长壮了,他带到树林里放飞了。

他救助的鸟好多是在手机上刷视频刷到的,好多鸟被他起了名字,很有意境。外地送来的红嘴蓝鹊,他用九个月时间,养得特漂亮,红红的喙子,叫声婉转悦耳,他给起名“无邪”。“无邪”帅气可爱,他常常捧着它欣赏。但他将它放飞了,把美的精灵放回大自然。他时常想到、梦到“无邪”,跟失恋一样,偶尔听到与“无邪”相似的鸟叫

声,就会开门看看,常常是失望地叹息。

有人送他一只需要救助的小鸽子,浑身洁白如雪。他把食物拿在手里给小鸽子吃,时间一长,它熟悉他身上的味道,熟悉他的手,他一吹口哨就飞过来吃。小鸽子跟他熟悉了,很听他的话,他叫它“天真”。

天真无邪,纯净而明媚,是文身师心尖上开出的花。

爱鸟爱得深了,胜于爱自己的生命。有一次,文身师救助了朋友送的三只准备杀吃的白鸽,他看见白鸽脚上有脚环,可能是信鸽,就说不能杀,杀了太可怜了。他把白鸽留了下来。后来,白鸽被他养得很胖,放飞了。

他救助鸟类,获而又失,心里就会酸楚、哀怨,但他想到救助鸟类是一种爱,维护生态平衡,就释然了。

文身师经常画老鹰、丹顶鹤、仙鹤、鱼鹰、乌鸦,画昆虫类的蚂蚱、蜜蜂,画得得心应手,挥洒自如。他觉得自己就是画中的鸟。

他画得最多的是乌鸦。

我到他工作室看乌鸦,乌鸦站在书柜上,似乎还认识我,翘起漂亮的尾巴,点着头,表示着友好。我从小就知道乌鸦是益鸟,很聪明,能将小石子丢进水瓶里让水溢出来。

文身师给乌鸦起名“顺顺”,就是顺风顺水的意思。他收养“顺顺”时,它不到一个月大,很呆萌,跟一个肉球一样。它长到四个月,就有灵性,通人性。

文身师把一个小猫笼改装成了乌鸦笼,里面放块砖头给“顺顺”站着。他将它放在屋外面,就会直叫,叫的时间长了,就闹笼,扑着翅膀,里外撞门。把它放出来,它就飞到屋里找主人。

文身师在“顺顺”身上下大功夫驯养,他对它好,它都知道的,打它一次,也记住。他跟逗猫逗狗一样逗弄它,增加感情。他逗“顺顺”说话,它只会说两个字“你好”。

我跟着文身师带着“顺顺”出去放风,到视野开阔的地方让它展翅高飞。“顺顺”飞到麦地里、树林里、苇塘里,吃很多害虫。它的喙很坚硬,害虫藏在树洞里,把树洞啄开,吃掉害虫。虫子藏在树洞深处,它想着法子,衔着树枝,勾出虫子,吃到嘴里。它在水塘边吃害虫。听到了哨子声,从水塘那边飞过来,落到文身师手上站着。它爪子锋利,尽管给它修剪了,还是有点锐利,但它懂的,不用力抓文身师的手。

懂事的鸟让人心疼。文身师告诉我,有买鸟人看中了“顺顺”,拿出五千块钱要买它,他没答应。他说,我是救助鸟的,不是卖鸟的,这鸟要放飞的,哪怕出两万块钱,也不卖。

我想起他喜欢的一句话,“不要挡住我的阳光”,他是这样仰望,也是这样追求,没有挡住鸟的阳光,让“顺顺”成了鸟中闪亮的“星”。

“顺顺”大了,又肥又壮,威风凛凛。文身师喊来我,看他放飞“顺顺”。他像嫁闺女出门一样,纵有万千般的情和爱,还是忍痛割爱,放飞了“顺顺”。但想不到,二十天后,“顺顺”又神奇地飞回来了。

人与鸟,与自然生命同频,你养它身,它养你心。文身师与鸟相伴,释放着人生爱的光芒。

夏荫河埠头

| 林乃纯 文 |

夏天的味道,裹挟着蝉鸣和热浪,在满目葱茏里蔓延。脚步有点快,像踏着风火轮,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家。村里开挖机的老刘终于停下了聒噪一上午的轰鸣,从驾驶室里爬下来,用湿毛巾抹着涔涔汗水,急匆匆地向河埠头奔去。

小溪边的河埠头是新修的。从去年夏天开始,拆老屋,建新房,又一个盛夏来临,一座崭新的三层小楼已在老家宅基地上拔地而起。新屋与河埠头之间,隔了一块几百平方米的自留地。我叫来挖机,将这块方方正正的土地平整出来,准备一半辟作菜园,一半铺上石子充当小停车场。

我站在河埠头最贴近水面的石阶上。茂密的水草染绿了周遭的溪水,惊得小鱼群倏忽掠过。一块黝黑的鹅卵石旁,静静地潜伏着一条“刺虎鱼”。它腮鳍微动,眼睑半开,将自身完美地融入水底的土色,仿佛在屏息凝神地修身养性,又像在机警地伺机而动。堤岸上,高大的老槐树向水面投下浓密树荫。一缕躲过热浪的凉风,顺着溪流悄然漫过我的脚踝,一种醉人的惬意夹杂着怀旧与憧憬,沿着血脉向上升腾。

河埠头的对岸,昔日的荒地兼垃圾场已焕然一新,成为一座小公园。乡村环境整治的力度在加强,村庄环境的优化也成了我回村建房的动力之一。公园尽头,便是曾名噪抖音视频的“马面山”网红溯溪打卡地。石桥边,绿荫环抱着一汪深潭,溪水穿过桥洞跌入潭中,形成一道迷你瀑布。潭水深绿诱人,水面不过三十米见方,像炎夏清晨不慎从草尖滚落的一滴巨大露珠。水潭虽小,却曾经盛满清凉与喧嚣。孩子们套着救生圈,手握水枪,五颜六色的,宛如未被夏日忘却的春天遗迹;胆大的攀上斜插向水潭上方的槐树枝丫,双手合拢,指尖朝前,弯腰、低头、蹬腿发力,整个身体高高跃起,在空中调整姿势,斜斜地劈波入水,又在几米开外冒出头来……可惜,如今出于安全考虑,水潭已被巨大的青石填平。好在那弯弯浅浅的小溪从深山奔流而下,铺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,那里仍是溯溪纳凉的好去处。此刻正午,公园边的停车位已陆续被赶早的游客占满,开小店的林家林叔在角落树荫下支起了冷饮摊。

几位村里的老人从小公园朝河埠头走来,一手拎着垃圾袋,一手握着铁夹子,远远地唤着我的乳名跟我打招呼。我尴尬地应和,却实在想不起来应该如何称呼他们。或许,我离开这里确实太久了。他们是村里组建的老年清洁队,小溪、公园、村道,乃至我家新房的工地,都是他们的“战场”。他们捡拾刚拆下的瓷砖包装和工人丢弃的矿泉水瓶,笑着嘱咐我归置好建筑垃圾,一路说说笑笑地离去。于他们而言,老有所为,还能领上几十元的日薪,岂非美事?

“突突突……”全副武装的城管队员骑着摩托驶来,停下车掏出手机拍照。我赶忙迎上去递烟,他摆手婉拒,一脸严肃地说:“自留地平整可以,千万不能违规硬化啊!”前脚刚送走城管,在菜园里拾掇长豆架子的满舅舅就关切地凑过来问:“没问题吧?”得知是例行公事,他才放心地吁了口气,递来一大把刚摘的长豆说:“新鲜的,带回去,午饭就在我家吃吧。”

发小根兄一早便拎着竹篓邀我去他家吃龙虾,说昨晚在河埠头不远的小溪拐角处下了笼子,收获颇丰。他在镇上的高档小区做保安队长,今日轮休。我正为午餐的去处纠结,东邻的小花嫂子捧着一个硕大的水瓜走来:“自家种的,尝个鲜。”接着略带歉意地说:“我家男人昨天在你工地上拿了半包水泥补后院井台的窟窿,你没在,招呼都没打,怪不好意思的。”

接过沉甸甸的水瓜,一丝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。仿佛一下子跌入诗的意境:“傍晚,那里的小伙隔着篱笆/同邻家姑娘倾谈,只有蜜蜂/能捕捉那最轻柔的话语/而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/在苦涩的相逢里恪守礼仪/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/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——”诗的名字是《总有地方存在简单的生活》。

炽热的太阳当空高悬,天空湛蓝如无垠的海,白云似翻滚的浪花。我索性坐在河埠头的台阶上,享受着溪流送来的习习凉风,像一片常年游离天际的微云,终于在此刻,渐渐融入了那深远而广阔的蔚蓝。骄阳下的热浪在河埠头的浓荫下悄然退隐,斑斓的色彩和蓬勃的生机仿佛顺势涌出,浓郁、深沉,宛如季节的画笔蘸墨过重,泼洒一地,酣畅淋漓,无从收拾。

